



萬曆大函類編

國是

萬曆十九年二十年



万力十九年兵科给事中王德完奏曰大理寺右少
卿楊四知时论沸騰羣情共憤方此居正之既歿也
四知曾进论其十二罪若谓独立敢言乃询之缙绅皆
曰是做行人为^居正祈禱功德而自誇其巧者也始结
王篆未建心倾四維旋见楚势已去则又附四維以攻
居正见李植江左之名赫奕则深相结納以攻时行
旋见孙机周济又判江李而潜指时行宅洩其谋反覆
倾險踪跡無定嗣差福建思清議难免则夜至冢宰楊
魏陸光祖宅涕泣跪请昏夜乞哀人皆传笑今魏雖去

光祖見在可召而問也甘肅兵交四知但為紀綱之說
見若慷慨而詢之朝臣皆曰是受刑承嗣至賄而為之
解脫者也四知假託以庇承嗣遂使樞密去國以致
洮河之役全军覆殘國臣殊棟上避方以罪疏謂承嗣
與尸為禍首則四知實始胎之此章疏具在可披而閱
也曾與徐性善結為通家而往其一千七百之房
昨奉旨抄沒渠始搬出京城其知又為提李時造金麒麟
賀伊生子而其千金之貸具在抄沒帳中侍帳中侍
郎李戴御史彭應參備知之此可召而問也御史衛命
而出我在激濁揚清褒廉黜墨四知曾持斧乘駟独不
聞乎頃荆州後論初良知具凡裁凜、渠受賄從旁
撓亂其說又向卷長拚排之步豕長蛇不助觸邪之身
良可羞矣今卷長李世遠見在可召而問也外攀附許
國之門強顏弟子之列無因至前孰不笑之即渠座師
亦謂不父而稱其祖此在御史屬壁星陳登云初中
國墨能言之可召而問也此哉提李缺出例在吳定
補則欲據而取之今大理左少卿缺出例在洪声遠補
則欲珍其臂而奪之此子在銓曹可召而問也按

聞射庖人以一炙魚而立斃於杖下其吏也以一怒而
為養粉者不下數百人此聞人能知之可召而問也
至太仆寺少卿褚卿附勢如炙蠲射若羶告病甫十城
月撤營後考察以代王國貽葬之外無他長則唾手少
卿而先朱鴻謨劫去遺金數百括取贖鍰以數千晉人
一一能道此窺矚貪殘與四知同科而奸猾橫恣則十
不及四五也

萬曆十九年三月四川道御史楊鎬奏

臣又採輿

論之公藝雲致以有勘合御史多用十四夫而降雜

戩范沫以無勘合付使假名指揮濫交布衣至用夫

四五十名而免議處治以律文豈深會出首可以免

罪曾檢奉可以不問手涑戩掌駟傳公然自犯無異

監守自盜尤當加等治懲者但揣摩窺探既能陷人

机甯又能自脫網羅第恐姦雄之心亦竊蔑朝廷無

人矣况該省拘按會疏以恭不蒙賜察亦豈 皇上

委託拘按隆重之事之休臣謂范涑似宜仍听吏部

奏請議處以服人心使天下後世仰 皇上如天地

之無私如日月之照臨

方力十九年五月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奏臣於閏三
月二十五日接高郵報見吏部接出聖諭以六科十三
道逆未凡尚賄囑了尚趨附內之効外之借內甚無
公直好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尔等職司
言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職之罪汝等於帝時每中歸
過於上帝恩私吝報屢借凡聞之語汕上要直至於鬻
貨欺民嗜利不執汝等物獨善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
不聞官府中子皆一體之語乎何每以搜動是惡沽
名速迁為汝等之職任汝等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

長奸醜亂而傍現避禍無不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奈
都諒拿同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月吏部知道欽此
大哉王言正君臣之議誅奸佞之心憂矣察矣豈以
之科道臣都不知此義哉皇上威福之柄潛為輔臣申
時行所移故言佞向背之情公為時行所得罪年即
言佞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為御史可以言乎此知上
思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將論其子也為吏部尚書楊
魏震石玄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此鎮欺蔽者非御
史古用欽乎此亦知上思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不能

亦其職也訊大季士許國擬而竄之狃恨其不極也美

惟近日南都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
行故以一請塞責旋行所請欲得皇上一語不得其子

進取無乃要君者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故
輔臣皆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不計其數南
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賀儀也明日獎勅中必用此
子矣已而獎勅果有况元補課功之日正西曆奏凱之
晨數語美然臣按其月日則元補燕切之晨正星象示
儆之夕也時行能欺蔽皇上安能欺蔽天象乎如之

日事礼二科部给中物文奉者非奉诏经理盖政者
手闻其所过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计有美吏
擅其归装中金花带盃约可八千餘金折乾等玉礼约
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
稿魚節所过鷄犬一空迨至杭州宴戲無度朝夕西
湖上船东忘歸初不記憶翌晨政是物俄名也已而
廣賈荐季多寡相補每荐可五十金不知約有幾千金
至於暮夜為人鬻獄如減凌玄應克軍之類又不知凡
千金矣夫三輔臣皆家居蘇徽文奉之貪凡蘇徽二郡
士夫皆能言之豈輔臣独不知耶未几復命而吏部犯
錄居然首諫坦矣乃知文奉之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
犯不知也而從長安來者又云此缺政府原有別待文
奉再回從申九死求得之耳昨得邸報見文奉覲然奏
稱禁諸臣言子矣夫大季士王錫爵因公一揚假建言
徇賄自効正以錫爵自取用以來第一盛奉也且其奏
詞曰壯夫義士剖肝決命之忠而反資市井之計其
詐而辱天下士大夫至此見者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
体而文奉乃左引其意入於箱忌此亦所謂不索人之

美矣大至若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宾除参主事魏仲外
亦瑕璞给事中已不知汝宾何人还故乡也此二臣者
正圣谕所谓凡尚贿滥者也
朕前手谕原为左右奸遂不通科道失職而後與輔臣
無預元輔时行苛屢揭慎致居杜憂德何辜欺蔽且威
福出自朝廷誰敢擅干湯顯祖乃假借攻擊搆拾詆誣
在當重处從輕降調極边離職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
竊惟顯祖一詞部小臣耳巡款時一言使元輔任罪二

萬力十九年南京浙江道御史李用中奏臣待要雷臺
於本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湯顯
祖一本名星爰陈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贿滥方新伏
乞圣明特加申諭嚴斥以剏时政以同天戒以奉圣旨



都諫臣之盛心矣即貶之極也雜職諫非過也臣復何
辭第念其心激於忠憤故其詞過於狂愚而要其實
則未嘗一毫有所欺罔也胡汝寧與顯祖同江西籍
也顯祖既為同鄉而未嘗挾子指摘臣亦不敢過為苛
求以傷雅道至於楊文奉之奉明命以賑東南也
遺者道路相望是即剝災民之脂膏而尽貯之囊橐之
內一吳越三尺之童皆能知而能言之皇上試問時行
如曰不知則以同庭之友任文奉公然橫行於其間
而宛若奪贖安得為明知曰知之而又擢之則豈徒以

其賄利所入之多而巧為弥縫安得為忠不明與不忠
均之無一可者也申九以相臣之愛仆挺相臣之煇
勢必行乎賄賂私鬻乎官爵視游七矣異焉今已照然
中外耳目矣時不惟不請正其罪猶恬然畜蓄於家而
畧不介意其所尤可異者南都自親皇上手諭之後何
嘗有一人傳為皇上欲使言官論時行苛語哉時行一
旦創為此說不過假此以甚顯祖之罪因以箝南都再
欲有言者之口耳臣恐此計果行則在北之臺省既已
入其籠絡之內而在南之諸臣又復墮其鉗制之中

後諍臣直士皆將喋口咋舌而言路從此壅塞矣。然
臣愚又有說焉。蘇州府知府石崑玉非今之所謂端人
正士哉。自臣抵南都以來人稱其為吳中從未有
之良二千石也。今春忽挂巡撫李涑彈章。章載其役
射即竊疑崑玉素稱一毫不取遠近所共知也。今一
旦改節如是哉。既而咨詢其故始知崑玉凡子惟知
秉公持正不肯趨勢附炎已大拂申府選擇而使之初
心矣。迨又有申用嘉之母舅吳之祿者恃勢而吞人之
產折人之股。崑玉屢拘未獲乃親詣申府謂用嘉曰
令親藏匿。若府不出如朝廷三尺何。吾之坐此守候若
之祿一日不出則吾一日不回之祿十日不出則吾十
日不回。用嘉度不能免始令其出而听崑玉理矣。崑玉
即以其罪之不少假借矣。此申府所以大不堪於崑
玉而李涑所以大不容乎崑玉也。即如吳縣知縣周
君鼐平日治行無一善狀也。祇緣其善子用嘉而驟擢
吏部可不謂之政以賄求乎。

于私宅礼之上安以减其口。此其欺蔽之罪一。皇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乃力十四年春，因科臣姜应麟之言也。奉有明旨也。时行辄号于人曰：皇上意欲易储，非力争之，无以定国。以故大小臣工信时行之言而谤之，之踰相继不止。盖大小臣工固忠於皇上之心，而不知为时行所惑也。此其欺蔽之罪二。乃力十四年正月元旦，皇上特赐召见大小臣工，莫不以为辅臣时行常有嘉谋，喜献入告於戎后也。迺因雒于仁之踰，皇上谕其过直，遂请勅諭以禁言。取皇上必以时行之语为

雒于仁之踰故也。不知是时臣补中在京部，臣瑄南星科臣王继光万自约等交章指摘科场，併论美时来黨惡之奸，时行等方恨瑄南星等暗发子婿私中之弊，而美时来又时行之所德者，以故请勅諭以禁止之。盖欲皇上受拒諫之名，而在己身指摘之實也。内外臣工常有言皇上内操者，有言皇上織造者，有言皇上喜怒或偏者，踰少者，中时行得屢具揭以为语。言及时行，迺交通左右，阻格而不行。此其欺蔽之罪四。御史李用中论时行子申用嘉冒籍之罪，皇上以为典自南星比

者不向不知冒籍不独时行之子已也其婿李世荣美
人之六能冒涿州衙指挥李鹤之籍改名李鸿黄缘纳
盗明为白南石北李鹤之且黄缘转守备壬戌子顺天
之鄉试也李鸿之卷沈璟为之分园语者官进士汪藻
曰此申初公延婿李鸿之卷璟同府人不便於申强汪
藻为之代取汪藻不得已而取之遂中顺天鄉试是继
子婿之冒籍其罪既浮于史鈔继子婿之私中其罪又
甚于翟嵩也 阮亭歌罚史鈔亦已落我而申时行独
以顔以安其位乎此其欺蔽之罪五宗人家九原以投

獻入者即知诗文善通賄賂时行恃为牙爪託之腹心
縱容出入禁地察皇上之動靜 是城狐社鼠之權阮
過於秦嵩之鶴山而怙勢納賄之弊又甚於居止之尤
七 阮正典刑鶴山亦已遣戍而宋孔獨以特以逆
其罪乎此其欺蔽之罪六部光先原情居正之私人也
巡按湖廣首建慶遠府之議以致遠藩慶絕而不祀此
其罪不容誅者时行受數十万金之餽杖光先於家中
而掠之以總制之權令其得借路橋首致火真盤批於
西川之中昨歲臨邛之召九敗而不可為臣為御史时

嘗有邊路已言甘肅遠東十月之後將大壞而不可支
者蓋亦預見及以身人知敗壞也乃為部先而不知
禍本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也遠東孤懸將來受禍
不減臨洮乃力十七年九月內屬弗長昂由紀李成梁
選鋒沒於陣者八百人其子李如松亦不免此奉朝
之所知也李成梁輦金數十緡之時行竟匿不聞且以
奏捷議廣矣臣恐今日之遠東必為後日之臨洮人知
隱匿敗衄為李崇梁而不知主計實時行也此其欺蔽
之罪也宋纁尚書中之清正者也而何以告病傳養蒙

都給事中
之忠鯁者也而何以升陞蓋其抗奉耀時行
之素相交結者而宋纁議罷王高桂時行之最所仇
恨者而宋纁議用以故假詹子府注官之誤而時行特
疏救正倡為驚愕之說使宋纁不得以安其位必令鬱
鬱而死而後已然後可以遂其子奪之私若果心在救正
也則當時楊巍之任吏部假吏劾至數千而不一疏以
救正之手是陰擠宋纁而實為奉耀報怨也徐泰時奉
任工部初中官理工程職私以止數百時行為之內親
知傳養蒙欲言託相知者為之求解傳養蒙不從抗疏

五數其罪徐奉時遂奉旨同籍所勘時行心甚銜之無
由報復科臣告假列不作缺歲例推俸應科臣傳希臯
外外補時行遂劾為告假作缺之說必欲情養蒙外補
不後已若告假果為作缺則情養蒙未陞之先何不申
明此例乎是陰黜情養蒙而實為徐時泰復仇也其
欺蔽之罪尤胡維新奉旨方所勘也而何以巡視用李
時芳等奉旨方提問也而何以巡免勘蓋聞胡維新昔
在任云南時進表入京奉珠寶金帛以為時行覬不止
數千時行心甚德之以故胡維新強抗按之淪奉有明

旨時行亦視如弁髦而不之顧也沐昌祚恐李時芳等
勘問得真罪恐不測以故輦載金珠寶玉以進時行不
止數萬時行遂乘緬酋之稱亂置李時芳等之罪於不
問臣恐沐昌祚之雄心自此起已以故李時芳等雖經
撫按之論奉有明旨時行視若屣履而不之重也此
其欺蔽之罪十至於奉枉錯直鬻爵賣官受情嗣修之
厚賂而令蔡御史為之求釋結馮保之舊知而令通政
司為之代奏其罪有未可以擢髮數者臣又不能一一
論也時行暴戾而不可紀者四款以大奉士王錫爵

為之黨也王錫爵不佞居正雅原時名皇上因人言屢
荐起自家食臣意錫爵不知當何如以報皇上也迺感
肘行援引之私情過於皇上任用之特眷一入其黨輒
為破敵摧鋒之謀是心果回心哉臣法教其子而責之壽
宮之子以在之李植已常有言若此錫爵攻之於先則
奉朝之臣未必佞和名皇上之轉移未可知也今鹿尚
鴻親見宮中有欲置皇上下子於何地乎此忽國家
之大計為報肘行之首功急私恩而忘公義是昧君臣
之論矣女為妖嬈所污遂致幻化錫爵欲為掩飾之計

作曇陽子傳以羨鼓人心且建祠奉祀自稱曰奉道弟
子古未無臣父之君之則有師女之相敗俗傷風綱常
倒置是素父子之倫矣吳中行等莫逆之友也卒居冀
其推轂交好不絕之誼其往來之書猶然成快一行入
相輒出入不平疏以排之錫爵未報肘每媚笑肘行所
為及有祥相之命遂相依附曲意以子之口情狀之反
覆如此也居正私中諸子錫爵曾為唾罵之身為掌批
子中解元人言稍及輒憤怒跳叫必廷杖之而後已甚
至怨父世呼天地誓鬼神恨不得食言者之肉不知其

子王衡之卷莽漢憲親授之鄒德泳鄒德泳爭之不可
得而中之欲蓋彌彰肺腑洞見中心之定幻如此也
公一揚行賄求用假託建言然豈無因而至前於錫爵
論之是美而其心則非也蓋錫爵與時行每為建言者
發其罪狀攻擊無地欲陰排之而不可得公一揚行
賄建言以之聞於皇上使皇上疑之曰建言之人數非
正人如此皇上疑其人而不行其言則錫爵與時行雖
指鹿為馬而人莫敢言其非者陽為羨好之狀陰為一
網之圖何計術之狡詐如此也是錫爵者名為皇上股

肱心膂之臣實則時行子弟奴僕之役 明知壽宮有
水每遇皇上臨幸潛令各工員役以炭火烘之數日而
後已皇上立於玄宮之中以為煖氣薰蒸也此與丁謂
之包藏禍心者何以異哉

萬力十九年七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胡克儉奏

鎮守提兵李成梁二十年來功次臣非不聞之甚
詳知之甚的但既經勘覆恩賚俱有成命臣不敢復
贅故臣始至境人稱亦稱會薦亦薦未嘗求之以苛

惟昨年十月大奉今春閏三月出塞則臣所親見者
提督故套提屬欺罔臣不容不申說其也如賊本不
過五萬即虛張其勢曰二十餘萬賊本月二十八日
出境即先馳抵曰二十三日出境臣初亦為其所欺
而以欺抵今知之悔無及矣 今春徵 皇上威靈
全無虜犯聲息起自正安堡恭將郭夢徵稟帖到成

梁日哨得蓮花山至北沙地一帶達子皆稱水草便
益住牧惟板井孤懸原無精兵看守雖是漢人然在
外數年即是達子乘闖科在此可盡殺未張功指臣
郝杰初亦不肯已與闖臣侯先春議罷及先春方離
廣而杰不自由全師遂出塞矣黑夜襲殺二小營得
其旄倪二百八十一顆回兵間有數騎達賊一呼李
寧遂策馬先逃衆各棄甲曳兵而走此其顛末并

失亡數目已蚤在臣手於是始捏為腦毛大等八犯
声息並解功到臣既恨昨冬之不战又見今時之
議战使臣為非則闖臣與臣本曰此番出塞為累

斬獲非功此何以說也在按閱猶曰一体也該鎮按
察使鮑希顏非自分其責者乎稟帖到臣此番出塞
鼓動者李寧其臨陣先奔者亦李寧也士馬損傷得
不償失言之可恨謹以失事情節及應恭官員上呈
伏乞尊裁此又何以說也巡指郝杰非自任其責者
手而罪寧自罪一疏蓋從未也抵之僅實者見此又
何以說也得非皆以實之不容掩耶大季士申時行
密勿不知也陸昨孫守廉之叅始以書阻臣繼止稟
听勤臣嘆边事日非不得其言扼腕成疾敬告未告
今叅寧微及成梁又與許國各曲庇成梁謂不可以

邀功抑之諭臣以寬文法臣謂地方有事地方官互相隱諱與皇上通一線之脉者惟御史一人耳故御史指實言之皇上或軫念邊臣而宥之則御史盡職皇上施恩斯為兩得若御史不言而自為寬容是既失職又市恩二者之所為皆罪也彼西事者豈非以當日寬文而致然也豈非以曲庇邊臣致然也若大季士王錫爵本儻然不渣但嘗以至誠之心而听欺方之說每墮小人之術尚不知曰從來殺虜在所不免此亦自是偏護處成梁揚言曰大倉王恩府說渠在位一日我父子安心做一日搃兵此言

如無是成梁假虎威以嚇衆固為可惡如有之是錫爵為其所欺而不知也宜亟首也為本兵者宜熟察邊情細分功罪朝題夕覆今邊臣有所功德可也乃尚書王一鶚不察臣疏所論何事惟褒套語謂臣曰道鎮遇虜之既入則先於堅壁清野以固守為功乘虜之未入則每潛師出搗以戰勝為功此該部二十年来為成梁題覆濫套一任千章万牘惟橫此套覆之于邊事安克有濟况臣題在四月間言及該部移賞為陞即覆之李寧等罪狀迄今数月不覆豈李寧尚無罪耶抑寧即有罪王法不當問也豈成梁之賄

未到而始有待耶抑成梁之賄已到而故為留豈臣
之愚直不便于覈勘耶抑候交代之後有望于新院
為之回護耶一事如此事、可知一也如此九也可
知臣謂誤也誤國者一鶚也督臣蹇達徒負食粟之
軀未有籌邊之策獨延頸望功屈指計贍一念嗜利
獨為憊、四月初八日杰以功罪並陳疏往會稿即
取回日從來邊事只宜報功不宜言罪及杰執前疏
以往已違其計贍之初心十四日晚堂簽應官王敬
名一稟李搃兵差官老爺上進海參李如松以拾贏
馱之金帛入尤中其平生之上願于是棄杰會稿而
創為一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藉口于辭叙薛恩之
說以飾罪欺君之念而駕言於邊地鼓士之談豈杰
親臨者不知其罪而彼遙制者反知其功耶 盖杰
猶忠而虛達實欺而狡杰猶清而正達實汙而邪矣
且達自筮仕以來曾有一善狀乎如類上如祥符皆
臣里之鄰封與首邑也臣今往來其地士民之追恨
者猶有蹇達不達十萬腰掛之謠故當年以首邑而
不與行取科道之選蓋公論也又以部局升轉京察追降知州
亦公論也淹、下僚無復尊顯之望矣及時行執政
而達以同年之故善於夤緣遂得藉松道缺 皇上

試數蘊松道有一不為開府者乎有一不以捷徑而
借為之地者乎歷冒今職實非其據當今邊方多事
宜為地而擇人不宜以人而誤地臣謂如達者此宜
罷斥者也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臣素亦知識人謂
轉兵垣之後納李如楨厚利而結為兄弟臣初不信
但汰邊臣疏上成梁接邸札喜曰好了仇人已去了
訪之則申維岱劉葵皆李如松仇人應登之初如栢
暗使之也臣不知維岱與葵為如何人即使可劾亦
不宜為如松作鷹犬耳應登此疏未上曾與臣平歆
其心于栢臣却杰臣復之日杰練達正直處鎮和而
不同錢糧加意節省公論謂視前數撫獨優其言如
此似當曲成其美者應登始止其說今二紙皆在臣
不敢以應登輕信一節而沒其生平之大善蓋成梁
以不同之故陰使應登而然應登為李氏鷹犬非耶
臣忝李寧疏上應登致書閱臣令回護李寧而排臣
之說閱臣亦人也目見其非安肯昧心至此哉尋於
該鎮題本抄送到部又批其尾日閱臣親歷觀聞必
真本科原題敬候閱臣體訪具疏者有以也臣臣不
知有以者以公乎以私乎惟是成梁因臣言原無
哨探裒殺局夷遂密令郭夢徵于正安夷市誘夷人

以石門花谷之富庶及官軍之無備指以道路令其
搶擄以飭已遠哨之功而見扁夷犯順之罪臣初訪
之謂萬無是理不數日而石門被虜實有是事矣
於是應登題恭石門之疏即日偵探宜早伺不以之
道東之扶虜聚捏留現之也宜先擊以代謀何不遣
東李羅胡吉兒之捷現之也一唱一和捷如響應臣
不意應登其附送帥至此 蓋成梁二十年来捷功
皆在塞外見臣言出塞外之非正中膏肓之病故百
計強縫如此然其先也正結权臣以害言臣又兼結
言臣以排言臣則其意愈狡其子愈神而為之效用

者又可為人心世道慨矣 前巡指張李顏亦曾讀
本者豈不知尹吉甫召穆公之為何功豈不見李成
梁之為何狀乃虛張于疏曰視之尹吉甫之代獵狝
召穆公之征淮夷不知孰為軒輊出此言豈惟良心
已死且藐視天下無人敢于獨欺 皇上罪在不赦
况恩威自出朝廷李顏即據伯以請遵何例耶蓋假
成梁開端以為奉承張居正封伯之地耳會典所謂
邪奸小人按作威福紊亂朝政者非也抑李顏罪不
止此嫉正妬良鼓禍肆毒致前御史刘臺于死人知
王宗載陳國寶之已伏辜而不知作俑者李顏成梁

二奸也。臣謂宜處二奸以謝天下忠義之士。今遣人謂全鎮之生靈脂膏一殘，剝于李顏，再殘剝於李如松。今如松為民奪廕天理昭彰，獨李顏漏網人尚切齒。前大臣顧養謙貪殘險惡，視李顏尤甚，圖陞賞而勦那林，字羅全，遣人財一空，懷眦睚而傾王緘，許守恩奉朝縉紳共為憤恨。即中周文卿之稽查，米糧與成梁布散流言為之中傷。臣初出都門，大臣有授旨於臣者，臣出関知其尽心為國，方嘆服之，不暇肯背公論。夫二十年以為功，而臣一旦以為罪，附和者多以為功，而臣一人以為罪。即皇上或以駭听

然。皇上不聞繁言至夫，大當烹之說乎。成梁善于結納，皇上左右皆伊之人。皇上深宮之事，臣在朝數年不知者，成梁一一能誦之。朝祭夕知，毫髮不爽。皇上不記李材之通賄，張鯨乎。邊臣奉勅大都如此。願皇上勿以防邊大計問左右也。

萬及十九日七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胡克儉奏任
左都御史李世達素有淳名臣嘗聞其槩而欽仰之昨
接卿報見奏御史列思瑜與前所駁犯田李惟蓐等二
子不端不莊至險至鄙思瑜之准告與民分理初亦
未為不是亦未嘗有令兵馬死人之心也但兵馬何价
酷刑自是何价之罪而問擬充軍以盡其辜思瑜亦未
嘗不忝佞但其奏中曰才滑猶可以此亦從來各差御史
忝本常規歷可考倘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以為不職
即不職矣蓋世達之心自負淳名每有馭宰之想方

楊巍之告歸也彼蓋私自屈指曰此缺其在我手及廷
推不與則即病居無何憲長之缺出而適及之也則病
即愈而不再病豈冢宰為帝魂之魔而憲長為瘵疾
之藥乎識者以竊笑之昨宋鍾物故彼又私自屈指曰
此缺其在我手及廷推不前則又病而伏枕思曰我
不施力於御史非使我為都御史意也我之不得冢
宰御史不用欽貽之害也蓋謬悔其前日之為非而欲
甘心於御史久矣及見御史王之棟之以言被降而諸
御史之以救王補之棟被罰愈竟通曉曰皇上之不樂

御史也如此補臣之不樂御史也又如此我及今不逢
迎之恐並其憲長故物皆不得矣於是日夕吹毛求疵
偶得思瑜之子即拈筆不暇而形之論劾一得奏旨遂
大怡心神謂自是必安其而觀他日之冢宰也
左都御史陳炯偶因御史猶名元不送大季士居正
父獨遂劾之以媚居正厥後公論一明不惟炯自累而
且為居正累大季士申時行鑒居正履轍且過意優
容亦何嘗有成心於御史乎世達以此迎皇上是不忠
之臣以此迎時行是不義之友乎
遠在廣寧左等衙

犯人徐仲魁等十一名前宗善等十九名要指揮李惟
夢王同津王俊百戶高應登四員各以書識委任通同
作孽冒支邊餉至一千八百三十九月乃序班李惟
藩解弗人回十月間在廣寧見臣曰家兄李惟夢保賊
子晚生已有分上於臺上李老先生延說允了只要老
公祖寬宥此與人無就在都其言今就在臣耳也任意
出入交亂制法臣於是乎不直世遠之所為矣

方九十九年八月南京福建道御史章守謙奏竊照萬
力十七年浙直諸郡旱災為殃七不堪命特蒙我皇
上先部議發帑金勅遣科臣物文奉督理賑政賑濟災
民德意甚殷厚也乃文奉貪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
奉宣德意以負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物顯祖南京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奏蒙皇上
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臣似無容贅矣但文奉子情業
奉聖旨付之公論而文奉臨詞時辯若二且所論不實
其得從容請告以去是公論孰未明也臣不及今列其

冤狀便照其身一二子命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
家方是時能保之論之必叨即其最可恨者每过元
輔申時行必下橋急趨而过夫过是則下此何礼也
惟皇上大明門則於東西華門則於元輔即喜理獨豈
後以事皇上之休望承奉之人而文奉乃敢为之是
忍也孰不可忍之且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众之中而
不顧廉恥至此則昏夜乞哀其無恥又當何如矣公論
不容者九道其復命有識者皆謂宜獲重譴乃戶部尚
書石星奏叙勤勞抵減云論遂至躡陛更科都給事中
夫以省掖之臣奉皇上選擇之使齋內帑四十萬之金
救百司朝不保夕之七命而貪嗔若此重賞若此尚
謂有國是乎

萬力十九年八月武英殿中書黃正憲奏
于本月二
十二日接邸報見工部主簿有德以冊立儀物為請竊
謂大臣未言而小臣言之明君有心而賢相贊之何其
美也復于本日見工部尚書曾同亨禮科給事中羅大
紘等連章累請大都罪小臣之疎求皇上之信曰其公
也願諸臣之請有奏在而無揭帖惟閣臣之請有公奏
而更有密揭以聞臣出入帷幄得與聞國家機密故耳
然觀申時行所進揭帖與所奏本大是矛盾臣又屢詳
奏不勝駭異請誅其心正言無諱閣臣奏議必次序書

論以定期原無俟於羣臣之復請固臣揭帖委曲幹旋
亦不暇計羣臣之疑議然而大統不免於得罪者則以
言之大激耳矧臣等以為大統言誅過激意重也亦
伏乞皇上矜憫大統服罪天久免其降罰仍乞皇上將
元補原揭發科通抄明示天下則元補之心迹自而論
論自息大典不瀆矣

萬曆十九年八月兵科都給事中張棟奏

臣巡歷

洮州稍涉番境熟查番情而查番人之不足恃也官

洛惡藏二堡番兵非屬答二族所統乎築堡居之每

名每月仍給糧銀五石此蓋當吾邊兵然者今兵何

在也散處毳幕漠然不與相干虜去虜來若罔聞知

也近者如此遠者可知而經畧尚中鄭洛乃欲以招

番千萬居為奇功臣所未解方在據鞍慨嘆間忽接

邸抄中有太僕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中鄭洛及

兵部尚本王一鶚遐荒万里一時未得全抄即不知

琰論洛何事又不知奉旨作何處分臣皇、為若有

芒刺在背而不能傾刻寧者非慮琰之言得售而洛
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而去
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何也洛之玩寇貽禍夫
誰不知之洛之哆談濶奏夫誰不知之洛之欺天罔
人夫誰不知之豈臣後事在西而願見之不明耶既
見之甚明又豈不抗意論列明正其罪而姑嫉言以
激之不遽顯言以斥之耶臣殆有深意焉今扯首負
固不歸卜首驚黜如故火真二首雄據海上專伺我
之撤脩而右奔虜情也魯亦稱孔棘矣問其玩寇者
為誰日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遁者為誰日洛也此安

可使之委責去而首禍以遺后之人也 洛誠有實

心為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
而奈何始出国門即以誘虜東歸為上計朝夕所與
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室一人今日奉順恭王明日奉

書順恭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全凭
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為群虜刻期可歸奏凱還朝指
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年九月迄今
凡一年所矣 皇上試以問洛誰為此禍也今日之
禍使洛得委其責而去若脫敝履耳又誰肯以身為
洛承此禍耶故洛決不可去也如以為功罪當明則

願 皇上一在乾剛先將王志室顯戮於市以為賣
國者之戒而仍以經畧之事專責諸鄭洛曰順義不
歸則經畧之事不許批完卜失免不歸則經畧之事
不許批完火落亦與真相台二首之首不致於闕下
則經畧之事不許批完莽裡二川本內吾地苟有虜
跡則經畧之事不許批完清河之西河腦之上虜穴
尚存後患巨測則經畧之事不許批完必使洮河之
間兵無待增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宇耳肅之間者
自為膏虜自為虜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畧之功
而洛亦有生還之望不然曷獲居前觸髀居後亦未
為晚也豈必在今日謂當罪洛以去也其在今日決
以為洛不可去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
猷聲望臣皆不暇論惟論其在部所履邊事諸疏有
一疏當於人心至手為大臣者存國厚恩直以自批
而况昵私交圖便利一味扶同以蒙蔽 皇上之聰
明其尤可恨者則近覆甘肅閱臣李汝華一疏也汝
華疏在 皇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叙虜情邊界鯁
亦詳以息矣一鶚斥置不覆而僅擇其一二莽語
為口實以揚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人臣不忠孰
大於是彼其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 皇上也洛

之所以敢於玩寇貽禍敢於多談濶奏敢於欺天罔
人孰非憑恃一鴛為三窟一鴛不去邊子殆無望矣
更願 皇上斷之不疑亟去一鴛另擇大臣中赤忠
為國者使掌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即鄭洛亦且有
所顧忌而不敢不尽力於經畧之了關係非輕歟小
也

萬中十九日九日 知科給事中羅大佑奏臣于本月二
十二日 本科見內閣所下久病大孝士申時行密揭辨
明周臣奏章不宜列名 辭甚悉至於近子漫無可否但
云社稷至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奉聖旨覽卿所奏朕
已悉知建儲之子已有指了卿可安心調理即出養衰
以解朕望思至意欽此未几科吏白時行遣人取回原
揭臣甚驚駭執苗未許及吏言時行欲親御札即時齋
還臣受心不久未諳故子狐疑許之終不自安乃至淪
日稽首科臣造門索之弁拒弗授臣始倉皇無據甚悔

矣皇上斷者不能才之一時行斷者且逾之亦九矣
前者許子雄于仁恭進四策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補
臣囊陳賈鄙夫之智力勸留中既而意及補臣之章亦
尽留中使汝有那麟石極疎下則違之以留中既道吾
君於遂非文廷之為亦有得劍而危言其亦答之以留
中毋望其臣以尽忠補過之奉亦既後以言已獲罪請
臣如鏡仲古周欽輩併請召復原職庶乎以過勿彈改
之身乘四方直諫多聞之士果國家令用凡同族俱員
仕同者即卑者必為迴避其父執政在朝其子弟即

為引嫌迴避亦矣不可臣不暇遠引夙嵩之惡不有其
子世蕃不知是之甚也君正罪大而不可解亦懋修嗣
修等連弟之為災身臣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為左
擬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清除名
改除名蔭官秩入官之後復又與見從仕藉者暫延里
君屏跡公門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轍俟父致政之日然後
徐議進止魚鉅祿以迄朝廷留科目以居讓天下寒賤
之士之禮卿于慎行亦等有夙望者也於題差各者主
考一子一則曰數日前向輔臣一議一則曰於公日詣

朝房向補臣講定一差而兩次請教惟輔臣之唾沫是
听化之伺候顏色而稟承意旨於其所自誤者一一畢
露其狀矣夫枉已從人曲己曲意徇物污也。以語直哉
惟清之秩宗殊遠寧慎行一人為然乎。夫三公職在
論道師道之教訓。講經經子不御。是何師也。付之之
德義之外帶。匿之私藏。充盈如羊加增。二十方之歲進
終不能一為救止。是付傳也。保其身。保其身。保其身。保其身。
深居靜攝尚以多疾為辭。是何保也。其兼術必曰太子
之師。之傳之保。而用立皇元子之儀。注至今。大復改遷。

豈考臣則可。與禮臣講定而用立大典。顧不能與禮臣
共求定乎。臣不知其所兼者。又何暇矣。前者祭酒精
用。原疏荐奉人。列元卿寺。宜加微聘。擢用當。子者拘守
齷齪。無能破格。一為題。復矧叔耕夫而立之。為相。耶
之。而小人之出位。而稱教。妄言者之為。可罪。喋喋。利口
之。詞。不稍。復。見之。章。奏。問。是。三。謨。士。楚。之。再。見。也。孔
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脩。身。功。業。大。端。諛。夫。女。謁。貨。利
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
強。固。矧。以。艷。色。之。衰。如。兼。為。善。潛。之。驪。姬。狐。媚。既。以。盡

不壯之日山寧海晏亦近世之殊勳也及細詢之粵人與官粵者則其上下欺罔之罪遠近屠戮之殃大可驚痛粵李陳二酋自陰慶末年就指無異志後經按臣蔡夢說令其散處瓊城與編氓埒因遊擊沈茂索珠構囂遂倡議擒二酋、、既擒其黨二三千人遂挾要稱兵作亂該道孫秉陽不善治恭將楊友桂不善戰又不提兵阻截使黨徒下海襲城然寔以自免計耳文昌署縣訓導林立乃抵賊衆千餘以致秉陽張皇請兵于是維文令提兵李棟督兵二千剿至及至瓊則黨散賊逃無可殺者而棟恐虛張先抵

反縱所用把總楊壽殺掠良民首級充數而瓊民始大殘矣瓊海去京師万里何自籲天按臣黃正色曾嚴諭未能禁止但勘級功未結從未按臣程達近款直陳聞遷中止布按二司知之而不受訴贛州軍門受訴而不能行海道趙善政知且止之祇付竊嘆付使黃時兩追悔迎合旋亦掛冠瓊民何辜罹此冤苦其在妖賊王子尤先經南贛軍門奏抵據江西尤南縣稱抵當陣殺死王新藩即王子尤隨經兩廣會題奉旨梟示欽賞有差豈不謂子尤已死後踰數月惠州府通判蔣杞署和平縣事抵據子尤未死

差壯丁尾其舟密白所司擒獲并其妻孥兄嫂八人
監候試其術能為燒煉點銅鐵輒為銀遂聞傳前稱
陣亡者非子尤今則真子尤也兩廣欲鞠_以為真南贛
故掩以為非真真躊躇久之後南贛移本兩廣并二
司各道令子尤一死以戒口而兩廣亦謂事已抵功
業論賞矣遂行文惠州令携子尤死知府孫光啓與
其同寅訊之光啓拂衣退謂寅曰此非吾任也子尤
生死在君輩遂稱疾杜門墜意乞休其意蓋日前抵
子尤亡者偽也今獲真子尤匿而不以抵者欺也果
真子尤耶當聞之朝宁明正典刑豈遽令暗昧而死

果非子尤耶則無罪人也何忍置之死二者皆非吾
所能為然一露而失兩軍門意又無以報命非引去
不可既移疾杜門軍門銜之而按臣以為真疾也遂
听其去臣訪惠州諸紳皆謂光啓正大光明愷悌
受養下車未几已著異声而又少年強力何疾之有
脂車之日謂八日直道而事人烏往而不三黜此其
志節有過人者臣訪得所用把總楊壽恣睢殺掠
為罪之次兵道孫秉陽坐視殘傷全無測隱廣收重
賄卒至沉舟罪亦不在其下始則尤吉沈茂索珠為
之殆繼則叅將楊友桂玩寇為之助又訓導林立虛

抵為之驅而通判列世懋經歷吳應徵乘時圖利豪
俠林壁王大斌千戶吳紹周屠效武唬嚇吞噬瓊人
至今切齒此皆罪之無逃者然臣為督檄列維文罪
尤浮于諸將殺掠雖非繼文使之無知妄殺而不一
懲且為之庇者繼文也子危奏抵頃自南贛始之然
知其復獲而又不以聞且致之死者繼文也而其貪
婪尤可恨者蓋粵中除莽兵外橋津関隘稅課而南
雄廣肇潮州等處所解軍門每處不下二萬維文皆沒
入私囊教官林立後為臨高知縣至酷也受其千
金許為行取而格于公論執曲庇援救東莞知縣董
兆麟惡貫滿盈受其二千金潛許薦揚而遂知敗露
僅為諫調即前叅南嶺遊擊陳策亦謂其虛授手本
旬日孔方未到怒而傷之且藉一人以掩目人言噴
誰其可欺新會湯炳林叔鄒危等時号六強暴則
寄以心腹妄揭富主誣害善類付筵莞順新香所獻
亦不下數万四五公子終絳往还滿載金珠沿途騷
動頃未離任先發行李八十餘扛過梅嶺人吐舌
其榜指隨行又不知其幾也夫繼文草菅人命腹削
民財用思怨氣之彌天不顧腦肝之塗地貪殘彰
如此尚可令覩顏而首司畏之列乎

万力十九年十二月礼部主事于孔兼奏 我朝文

臣得謚不可枚举矣自臣睹訛章在人耳目者如

嘉靖間副都御史孫燧之以忠烈謚副使許逵之以

忠節謚隆慶間兵部員外楊維盛之以忠愍謚遠年

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之以忠介謚蓋洵々名称其情

乎乃若左都御史莫时未得以忠恪謚也則大可駭

者且係臣部職掌何可無言夫时未為冷乎中也當

加靖末年嚴嵩橫甚时未具疏斥之曾經杖戍士論

譴焉此其一節可取者然議者謂其借建言之名避

琉球之差人言尚藉々也無何晚節頓見依阿參之

公評尤多疵類有謂其嘴託縣官雖利之三四金而不諱者有謂其每值大選則移本吏部為人求討善地一歲所得不啻千金者垂涎太宰而科場一事竭力周旋王麟趾之疏誅其心矣擠排同輩而授意御史曲媚叔門史孟麟之疏指其子矣受許守謹之厚餽而營升兵部則万国欽之言也結唇仰庇為同志而虎翼要津則縉紳共知也夫大臣必潔已奉公始終一節乃可為忠乃可為恪而稽之謚法盛衰純固之謂忠廉方公正暗患不忘國之謂忠敬共官次之謂恪溫恭朝夕之謂恪時未有二於是乎 臣因考

之先朝御史楊爵其精忠激烈至死不靡視時未有如遠者刑部侍郎陳瓚之清標勁節尚書司少卿孟秋之著志篤行視時未有如而身歿未蒙一字之

褒議者咸懷闕典之恨

如蒙勅下禮部廣詢公論

并考諸臣履歷時未忠恪之謚應否進奪楊爵等之入之謚應否追補即為議覆施行所關於士凡國典非淺歎也

万刀十九子十二月吏科都给事中鍾羽正奏臣等待
罪该科於本月初三日接得吏部一本在缺夜子在天
府缺府丞推南南通政使司右参议孟一脉光禄寺少
卿吕吳周奉圣旨吕吳周陞在天府：丞欽此孟一脉
正推而不用矣盖一脉则善建言者也又於初八日接
得吏部本一缺夜子江西缺提学僉子推南京礼部祠
祭司郎中蔡时鼎箇外焉幼沆奉圣旨是有点的依擬
用欽此臣奉觀欽点则焉犹危也蔡时鼎正推而不用
矣盖时鼎则善建言者也又非止此也王遵亦刚正

亦登仲無他往其取用矣故汝寧亦洗殿索垢糞科場
之弊若傷此以掩其死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蠱汚大
典適益重其忝仲之罪耳至於奏論王教又揣摩上意
為之不知近且皇上不選取王遴不選廷益一脉蔡肘
鼎者意欲需其缺以重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皇
上遂乘机奪銜臣推陛一言言之即滋皇上之感不特
四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且猶
幸今日無李春用耳使有之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
寧借此以結皇上之驩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亦稅

駕矣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弊端也且皇
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肘以論大為稱快何獨於汝
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
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不報人：以汝寧為
非而皇上若以為是人：以汝寧為可斥而皇上若以
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

萬曆二十年正月山東道御史涂宗濬奏 臣接邸
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棟一本險媚置臣懷詐反畏
乞賜重處以伐邪謀以壓群听事內恭神木兵備李
杜以必戰媚督臣魏季曾以不戰媚經畧尚書鄭洛
以李杜稟帖寄示朝紳倡言感衆謂魏季曾所折斬
獲明安首級一顆及虜賊首級四百五十八顆多係
守口夷人不宜冒功苛情臣不勝駭異不虞鄭洛姑
功嫉能負國欺君至此極也先該洛奉命經畧西邊
集七鎮之兵齎三十萬金以往頓兵不戰 松計之
曰洛非能決勝也戰亦非能決勝也專遣闕氏則有

則有陳平之計始終主和秦檜之謀交結虜婦重
賄據首要結歸巢杖紓邊難洛之技正此矣何也古
之善用兵者相能將能故足以功成當時元輔申時
行談虜情則錯愕失詞論戰事則震恐失色惟幄之
中已無足恃非魏相之笑也尚本鄭洛倉卒出塞閫
將不及十員猛士不及五万而敵去疲散之卒橫跳
強胡斯已難矣非克固李牧之師也然臣不敢過責
於洛者以為洛雖不能與虜戰亦其自量則然至於督
臣魏孝曾指臣葉夢熊志戒強虜忠期扶國真空谷之
足音洛雖不能自為宜听二臣為之也今魏孝曾扶斬

明首首級一十一顆虜賊首級四百五十八顆此百
年以來未有之事雖虜之抵後尚所當憂然稍淺中
國之憤大振三軍之氣此亦足為之兆奈何洛欲從
以浮言坏之此其心何心哉嗟洛之立心如此
則欺君誤國之罪可勝誅乎

萬力二十子止月戶科左給中孟養浩奏伏觀禮科
都給了甲李獻可以豫教皇子請臣等廁名其間蒙皇
上切責罪及首子者臣等不勝悚愕獻可甫躋禮垣驟
議鉅典字之失似屬無心遜蒙顯斥臣之私心以為不
可者五 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將獻可復職豫教重典
擇日奉行不惟在廷諸臣奉手加額即九廟之寔歆格
無疆矣

於此於下十歲歲以會歲矣

日始於舞下其言及於舞下始於舞下始於舞下始於舞下

大已之重下其言及於舞下始於舞下始於舞下始於舞下

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

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

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

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舞下

万力二十午正月兵科都給事中張棟奏 皇子出周

講孝一子臣等念切宗祧共仰蔡藿特為此請雖子屬

禮垣則獻可為之首而臣等同衷無一人不同此心者

雖臣等屬為言臣則言之自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

下又無一人不同此心者思奉圣旨毋立已有旨了這

廡每又假預教輟乘煩激且本內弘治錯寫弘洪顯是

逞臆凌擾侮戲皇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着降一級調

外任用其餘各罰俸三箇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

相頌錯愕若聞雷霆驚壓欲死 天威方赫斧鉞在前

臣等六人耳豈不知避諱顧者肝在冒熱血未冷子聞
國本謂當重涕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子為一李獻可
諫宥而已也幸而此點真誅足以挽回天意特出內旨
奉行盛典則點一李獻可固無足惜并臣等三十餘
人而足點焉亦無足惜

萬力二十子正月礼部員外郎董嗣成奏 科臣李獻

可始以諫預教被謫矣鍾羽正等以黨救被謫矣選

臣葉隆光等又以推用言官削籍矣至於孟養浩之廷

杖刑又有甚焉者矣夫鍾羽正等職居諫垣以繩愆糾

謬為責者也使所言果不當尚宜優容隆光等職居銓

選以振幽板滯為責者也使所用果匪人宜蒙顯斥今

諸臣所言並社稷至計雖故違明旨罪無可辭然其心

忠愛則有可原者何至於重罰也鏡伸諸臣並海內正

直之士雖曾以言獲罪然當時處分已足及其辜矣何

至於禁錮也。上隆調不止。至於削籍不止。至於廷杖一人而罰屢加重。一罪而罪逐無存。臣恐皇上雷霆霜雪之威。無乃太褻而玩乎。且陛下以捕臣錫爵。而非正人。也不必言矣。使錫爵而果正人也。則豈肯安然立於是非顛倒之朔。刑威濫用之日。耶。臣恐陛下之拒人于千里之外也。

方力二十。正月。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應揚奏。臣惟國家有行取之典。原以待卓異之才。死為姦人。啓偉進之路也。行取有奏諫之選。原以重耳目之任。死為貪夫。用賄賂之門也。乃已丑。有來則有大謬。不特者。臣有慨於中。久矣。近接邸報。則見大計不免者。於諫臣得三人。為於奏。臣得二人。為而外。此尚未暇奉也。臣竊惑焉。謂各由果。實耶。又曰。此非果不肖耶。昔何以進。總之。惟解於當。宜在。諸臣矣。當日在。諸臣果何人。手吏部尚書。則楊巍也。都察院都御史。則吳時來也。文選司郎

中則列希孟也吏部科都給了中則陳嬰郊也大部皆
此數人主之也或聞之各田中亦有以二千金得之者有
以一千金高票得之者又以有數千金乞京權門換他
人名字而得之者入選時來已定蓋根品不足齒矣楊
魏晚節不終矣且乞休矣即欲議此法無可施乃若物
議沸騰賦私狼籍若此列希孟又能保其邦乎希孟在
部原碌碌無奇物魏以其同鄉竟以文選私之而休十
味含糊入彙有列草包之号名雖楊魏屬家實則與郊
鷹犬一尤可笑者熊元為按察知縣乃希孟舊父母也

希孟如此用情固可以現厚李曰不謀堂官不據堂選
竟於馮在完後添入熊元祇因忙迫中履歷不填員數
不對致屋明旨切責著令回話此何等作而可如此
皇上以為希孟欺君耶不欺君耶

蘇鄴則公行賄賂取有若鼠同職即在按牘之時
而所取者金也較彼批輕批重當必有辨也嗚呼有
臣如西珠一盜詔尚令崖：卿守王法何在公論何在
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大夫哉且臣歷按臣之操持无不
知自愛以負朝廷任使乃逆子有祝大舟一人士論切
齒以為西卷之玷而批意統有不肖之尤者如蘇鄴反
得倖轉而列崇華臣亦烏容默而不言耶

萬力二十自正月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奏 至於科
臣等例无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万
自約輩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現而法之意见不
定而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銅習而不
知者尚有悠一之議則諄自臣始 御史先試職而後
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
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賢輩可奉也近者雖考而視
為虛文假以市德即四十八人而無後再考亦無後改
之別衙門者是廢法媚下也

於禁密公或不私意好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諉廷言又
誰批其咎又設有嗎保休居正者廣緣為奸狡意外廷
又誰批其咎且今推發單之說為若已行以勢不可
而止奈何於今而後欲行之乎我朝設六科司言十
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兩得以及聞言以去其言也
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
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與非奏諫其謂之職業耶空
言耶私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鄙元
樛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顯耶私耶抑量其人

品耶即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避公論人知其非而御
史郭實竟以直言見譴其果真耶私耶抑非其職業耶
且補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子歸各部矣必懷原
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期於共其是而已非與之
論是非爭可否也

丁酉年

五月廷擢直隸御史彭應參題為科臣喬胤泰文選
郎中鄒觀光內務臣往年所奏孫唱和駢編條一錄

澹生堂集

良兩核良宜係觀光因觀光向臣稽首乞憐而不論
今原犯口詞并法司招卷原題俱在該科並無郎中
鄒觀光并過付進士李維標相通情節在內矧臣止
係奏送衛門招議有此部評駁有大理寺諸臣見在
可問不知觀光皆乞憐否而謂之稽首乞憐于臣則
未也乞 勅都察院查臣原審口詞情狀而臣一念
執法不撓之意亦可少白矣并自乞罷斥院覆 上
命應參供職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

山東道御史傅好禮等奉 旨會奉文武巡村尚書

王選等都御史孫旬等共二十九人 上下所司酌

用

萬曆二十年七月 刑部員外于玉立奏 田義本

一奸克邪孽 陛下亦屢其便佞寵信不疑使義得

憑威負勢恣其貪饕以坏亂國家邇者奏牘之或留

或下推陞之或用舍潛弄威柄道路藉、金錢之巨

萬盡歸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奸貪邪媚者又

以為城社合黨朋謀其禍難量 如李如松本執袴

子特巧於憑託耳已屢經論劾忽復有征西之命若

使因人成事計冒殊功而終任以兵則趙括之覆車

可為未鑒苟或、見損折則是張積弱之形而令寇

虜得窺朝廷又非細虞且數月於茲叛賊將破而猶

遲回於榆林花馬之間何為也臣不知舉之者何心
用之者何見如麻貴之奸貪已經閱臣奏彈按臣覈
勘贓罪具明旋復拔用縱其神謀鬼運不忍忘情乘
茲多事借以戴罪立功徐為圖之可也乃毛無寸績
而總兵之推忽加於蕭如薰之上又如鄭洛者借
邊地以起功名挾市款以要上賞止憑歲幣尽坏邊
防頃緣申時行貪邊臣之賄苟旦夕之安秦檜孫近
交相附會不顧國幣有限虜款無窮養虎不給禍且
噬人此其遺害實在今日而石星乃力破群議獨主
召用借科臣李汝華之勘覷而鋪張其勦伐不知原

疏可質可得漫為巧辭以欺人洛又謀將狼狽垂絕
之史首令虜王掄獻生奴已革之市賞而結深其懽
重為夷狄所笑蓋洛撫鎮最久未嘗一創虜窟固不
能戰功相加若仍以其開市媚虜則天下豈少洛哉
星不知而推之則不智知而推之則不忠日頓足於
司馬之堂張皇款款而徒欲倚洛為泰山臣知其難
矣且輔臣天子之股肱也屢推而竟無俞旨冢宰
百官之司命也再舉而始有成俞諫官天子之耳目
也一斥而臺省幾空是在陛下雖未必有成心而不
知內必有陰窺其权以誤陛下外必有暗投其隙以

誤蒼生者今國勢搖、矣而邪臣猶得以撼正士之
古庸臣猶得以奪智者之謀是紀綱政令之紕謬未
有甚於今日者也 上帝好生故匹婦含冤天變於
上今 陛下淫刑未除何以回上天怒深拱禁中開
黃綠之隙邪孽侵權而 陛下未洞其奸何以杜旁
落之漸去相申時行賈金賂遺家人宋九潛住都城
出入禁地希圖復召業掛彈章而 陛下寢閣不行
令奸諛皆生覬覦何以清政本之地万国欽等未嘗
忤主而終於尔遠邪臣既去猶陰制其權而 陛下
不悟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兵机無由參
漸惟懼而 陛下称制下令終不出房闥之間何以
尽大臣之謀人臣致身事明主願忠者衆今忠無由
自見佞者反恣奸欺甚乃擯罷忠良而負喁之虎絲
不可以請上方之劍何以作勞臣之氣國家復邊臣
甚急然周咨廷斷猶惧失真今 陛下無拊髀之思
乃委於臆眊之石星而似才者亦舉摧輪敗轅者亦
舉何以尽將帥之用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行人司行人高攀疏奏 臣近接
邸報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為闡明理學以仰禪文
教事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
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凡
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萎靡而不振於是以
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斷章句之旧奉
圣旨礼部知道欽此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
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万事謬矣今以程
朱大義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之甚是耶
非耶議之於私家猶不過為一人之偏說而圣主無

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听而於世教
有害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
猷庶戢者有模稜之几庠序無真才實孝之士朝廷
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孝之故也奈何反
以咎程朱之孝也

萬力二十五年十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時學奏原
任巡撫遼東左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臣按遼一
其貪鄙不職之狀得於聞見者六阮真美休即一二聞
係者如三萬衛庫官張以道等侵欺官銀招解列臣審
稱顧抗院稱抗廣身人取庫銀五百五十兩賈貂皮三
百餘緡送舊相申時行取帑藏以媚攻府指抗事以
潤私囊其一子為某臣又查得王緘因養謙之參被逮
招出被參稅銀向有侵欺奉旨行前按臣許守思查勘
養謙慮恐敗露特時行厚帖以求止及守思不獲欲參

之乃托兵道鮑希顏馳至道陽慈守恩以寢其子則傳
以道之言似非無據今希顏守恩具在皇上可召以問
也不寧惟是馬市一更至今物議噴噴先是民出資本
買之夷人軍領馬價買之民間民得厚利軍得壯馬
至養謙更而為官買矣限以良數馬之口齒弗辨也取
其價減馬之羸弱弗擇也價雖者約馬不堪用該道只
得印烙士卒莫敢誰何臣每詢問軍戈利病口上道
買馬獨善於往者其情亦可下照養謙

臣等謹將往者其情可下照養謙



萬曆

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陸登雲與希顏用檢羅萬化畧
云臣為御史十載初未敢以風聞借口擬檢案証臣
惟恐失真有傷天理昔人謂刑官死後言官亦死
後方死此後臣日夜佩諸紳乃今有事歸昭一人干
公偏如南京太僕寺卿孫用檢其臣以為可聽其請

告也。礼部尚書羅萬化，其臣以為可罷其教習也。夫
孫用檢講，李竊名，臣亦知其無能。過狃計，今春考察
訪單，間用檢甚多。部院雖未處然，科臣鍾羽正等曾
列其名于拾遺疏內。未幾，轉輟未幾，轉京師。無誦，因
知得陞，人疑且駭。即用檢中途告病，想亦有不安于
心者也。在也。且年近七十，累經降調，今仕林中，豈少
若人輩而勉者，不舍于粉榆瓜葛之私情，得矣。如公
諱何？臣故以為用檢當聽諸耆者，羅萬化、小唐曲謹
臣亦知其有御評，徒計與試南京，實與高啟愚同事。
維命題或出，元意或末可以了。此旨之言，深罪之。然

因啓愚諸詞，臣題詩于天竺人歸圖，朕中則抄設居
正時，諸人所共見也。啟愚既破，萬化、元全、公編已為
不平。今後儼然與趙用美同教習，耆者士堯集其因
不可為理模範。若此多士，其何觀焉？臣故謂萬化可
罷其教習。其又以為公編明則國是定，公編滿則國
是亂。穀宜固是而棄公編，是穀煖而却衣，穀飽而廢
食。凶元濟矣。臣願轉移道，其主持公編以為用人之
標準，即以為行政之權衡。上下其孰所司。

宋仕揚廷相罷時，御史鈔夢得題，泰南京大理寺卿
宋仕南京通政使，揚廷相慣熟，机械竊據，貪緣奸賊。

萬二十一年十一月

甚多公福其懷乞亟罷斥疏入仕廷相俱落職

萬力二十午十一月吏科給事中楊廷蘭奏 上時所

稱奔趨阿承鑽刺巧宦孰有如太仆寺少卿王文熙太

常寺少卿朱永遠者哉夫文熙何如人心臣不論其他

子論其按越章之大者流兵之變雖陳三謨所激而非

文熙所釀成者乎御史秉憲一方懼众而躲入秀才之

家則依統謂也然此猶曰文生倉卒逃避尚可原也叛

軍之變雖吳善言階霧而犯文熙所日擊也手御史其

子一言畏禍而閉門不出則緘紀謂也然此猶曰比有

所擇退怯尚可原也至竊具之典則朝廷取士之公典

公論而御史職司盜臨死可籍以行私申用嘉冒籍湖
州則文熙潛通關節而中之者已計朱未遠也如人也
臣不論其化多論其入銓彰一著者為知其時則多否
進賄而謀吏部弊此猶曰趨熱奔捷人之常情再為吏
部時則計多鑽亦不免外移弊此猶曰重內輕外官之
常態耳比與文選其穢狀也如或竊政府之虛席而陰
收實利乘虛而之臥病而大開倉門懸美缺以待高價
而毒收鬻爵無所不為應係以為未遠可照也文熙太

萬廿年

十二月廷抗張也濟罷御史吳弘濟題奏依附奸
久此法網于是罷職

萬力二十年刑部主事吳正志與申相公本
邸掾吏部為推升萬劍州一子致激上怒選司
削籍而民其不勝惶顧駭愕後不自揆度頭因予而
效忠焉夫萬劍州之被謫不過為嚮者得罪於相公
耳非嘗有披鱗之罪授明王之忌也間聞蜀道業已
兩年其應量移身否不肖其誠不宜越俎稱說以冒
植黨希進之嫌但一時人情洵、愈疑此奉此奉維
係 皇上睿斷然必有為相公調停於左右而不樂
翻然改革者 方乃侍御抗疏時相公尚在、此
時不欲其心得志而乃於解政之後藏怒宿怨陰錮

之使不得庸手 及今不以大計反張開論徐寬上
怒召還鍾羽正諸人置之諫戢則羅大統疏也 語幾
終不自相公之心 迺將何辭于天下万世之口乎
序墓罪人奄人歎尺何敢蹈孟浪之轍博上本之名
以惑閣下之所竊念昔者以一言得罪于婁江相公
之私人自甘不測之禍幸賴至明待以不死薄誦也
城是今日草土餘生皆閣下之賜也故罄狂愚之未
火劫犬馬之忱

